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一百三十八回 九子奪魁會元復歸門婿 百丁介壽男女尚軼外孫

文龍等自天津登岸，海師稟道：「那晚船甫下棹，青龍亦來緊護船旁，及昨早起視，則已烏有，至今未回。」文龍心知：「龍是神物，既無扛抬上岸之法，聽其自去可也。」因把兩個神龜，命從人駁過河船，押送進京。自與文麟則早道而回。十三日進城，入朝覆命，將活佛首級，釋迦漆身頭骨，繳到兵部，收藏軍庫內，回府拜見祖母、父母、並伯父母，然後兄弟以次相見。園中家人進報：「天半忽落青龍一條，在北山亭下，蜿蜒不去，園中諸禽獸並不驚怪。那日大駙馬翁獲著的鳳及蒙古帶回的麒麟均似與龍相識，一則飛鳴左右，一則踟躕亭邊，甚有依依之意。」文龍道：「我意龍必自來，今果然矣！那一條必是到御苑裡去的，明日內城定有傳聞。」文微道：「尚有神龜二個，水路稍遲，明日可到。你們快稟太夫人、太師爺知道。」

二人起身，諸弟跟隨而出。將近角門，見素臣搭扶水夫人，已進園中去了。眾人緩跟在後，來至北山亭對面觀看。水夫人歡喜，叫過龍、麟獎勵了幾句，對素臣道：「兩孫奔馳域外，已近一年，不無微勞。我意欲行激勸之法，仿那年待龍郎的故事。奈目前國制甫及再期，聞得龍虎榜後，停止鹿鳴筵宴。朝廷論才大典，尚且減禮撤樂，我們家庭宴樂，也不相宜，只得暫緩行之。」

素臣道：「除佛之事，去年中國辦完，西番早已風聞，彼教人人自危。兩兒之去，不過照著印板行事，僥倖成功。皇上如欲寵他非分。孩兒尚須力辭，母親何必獎他？」水夫人道：「雖則事屬現成，總也難為他們。」說罷，令二人上前，替著素臣，攜手而入。

天子次日召見。二人出來，復宣素臣進便殿議事，果然欲封侯伯以寵龍、麟，素臣力爭不已，惶恐感泣，跪下磕頭。天子不忍重拂，乃升文龍左都御史兼兵部尚書；文麟東閣大學士、禮部尚書。天子復把青龍自降苑中告知素臣，並詢：「素父府中，亦聞龍降之瑞，果有之否？」君臣交讓功德，互證瑞應，不禁相持感歎，繼之以泣。是年文府無人發解，天子因再問素臣子姪年歲，絮談至晚，命懷恩掌燈送出。

是時異端絕滅，正教昌明，戶盡誦弦，民安稼穡，化行俗美，中外同風，朝廷無事。有劉、戴、李諸君同心輔政，素臣諸子久列清要，自己惟五日一入閣，諸賢就正，隨同書諾而已。故雖身居首輔，奉母教子，常覺清閒。九月初，水夫人七十正壽，子孫遵諭，至期但祭祖先，不許拜壽，故府中一無應酬。

到了年底，純皇帝二十七個月已滿，天子始於元旦受朝，群臣趨賀，頒出除滅異端恩詔，大赦天下。並以興滅繼絕之典，命禮部官二人冊立琉球國王尚泰之姪尚真為王，文恩攝日本國事如故，錦囊權為扶桑國主，東征、西征諸將，各晉秩有差。正月向盡，雲北、以神、成全、伏波、韋忠及飛卒十人夫婦班師。二月望後，鬆紋、嬌鳳亦歸，印度全境諸事大定。

天子於是月祠祭太廟，敬告成功。命翰林官制樂八章，就素臣審正。兩年以來，以國制期內停止婚娶，是年鶴、犀、驥、及鴻組年十六歲，素臣請命水夫人，擇期完婚。遂定於四月初五日，為鶴、犀雙娶白玉麟之女過門。驥兒候楚王擇吉，亦於四月十八日尚了郡主。鴻姐因東方旭是科充會試總裁，連下派著殿試朝考閱卷，又派充知武舉，須俟武狀元鑪唱後方得差竣，故改遲八月內出閣。連番喜事，忙不開交。龍、麟、鳳、鵬、鼈及東宅柔、訥、謹各生子女，上下又是一忙。素臣因復御女，六夫人均已懷振。過年，四年五月初一，田氏生子，名鶴；初三，素娥生子，名隼；初七，湘靈生子，名獬；初九，天淵生子，名夔；十二，璇姑生子，名鶻；十四，紅豆生女，名鸞。弦月之後又爭定了親去。七月初內次三兩女又均出嫁。鶴、犀、驥三子先後生子，鶴子名觀，犀子名本，鶴子名未。十月寤生、長生奉召入京，日本源桂貞、柏貞同來。

賽奴兒見了兩媳婦，歡天喜地，感激大太師、恩伯伯不已，忙領來叩見水夫人。水夫人賞了每人綢緞四匹、黃金十兩。原來寤生、長生去年自緬甸回去，文恩作主，選了去年三月，替寤生完婚；今年四月，又與長生完姻。天子以府中員缺久虛，特旨召回。於是，兩人與金硯並掌府兵矣。五年二月，虎兒娶東方旭之女雁組過門；鷹、鯉、豹三兒，同日娶了玉麟三女。單有駢因皇妃憐公主幼弱，允於明年下嫁，擇吉於素臣生日之前。五、六七三月內，龍、鳳、鵬又各生了一子，麟、鼈各生一女。水夫人以諸孫名字不歸一格，令素臣擬定行輩。素臣以不敢僭比曲阜孔府為詞，乃不相強，但令諸孫各從一偏旁，自相識別而已。八月內，料理諸兒鄉試，虎、鷹、鯉、豹年均十五，駿、鯉、鯤、鼈年均十二，九人一同進場。榜發，虎兒中了經魁，餘八人均有名，東方鵠年已十八，因父親常派北直典試及知貢舉，恐要迴避，先於七月初趕回江西，投考遺才，應南闈。京中榜發，府中報條貼滿，賀客盈門。隔了五六日，江西提塘送報來府，東方鵠居然中了解元，又是一喜，素娥更喜得連話都說不出。次年春闈，九人都成了進士，東方鵠更是會元。四月殿試，皇上因他鄉會第一，意欲中他狀元，以繼三元盛事。始升是科不與闈差，殿試恰派閱卷。謝遷、東陽公同評閱，將他擬在十本之內。始升進去力辭，乃抑置第十，點授翰林。

素臣九子，虎、豹、鸞、鼈、狨亦入館選，鷹、鯉、駿、鯤，兩個吏部觀政，兩個內翰。京師喧傳：五個十二歲的孩子，與四個十五歲的同胞，九人及第，曠古所無，都推頌除滅佛、老功德不置。八月，素臣五十正壽，天子因擇四月十五日，遣第三公主下嫁。到了七月之末，素臣共添了七孫、三孫女。素臣不肯做壽，天子不允，特降聖旨，要親率皇后、皇妃臨府慶祝。素臣入朝，懇辭再三，乃定於九月初一日，命皇太子、皇子、諸皇孫、諸王、王世子、王子進府行禮；初二日，同朝文武各官；初三日，龍、麟諸人同宮；初四日，各外國使臣之在京者，均往拜壽。以後素臣自定，初五日友，初六日親，初七日本家子孫弟姪，初八日府中三營將領及內外家人，初九日起，再排次序答席。至十七、十八兩日，餞送遠來官員親友，方始畢事。

初七這一日，為子孫行禮之期。黎明，素臣起來，盥漱櫛沐，先在補袞堂中設起香案拜過天地，回身向北拜闕謝恩，轉至影堂參了祖先，然後進日升堂少憩。諸子孫媳女等漸漸齊集補袞堂上，東宅文柔、文訥、文謹率諸弟子姪輩亦在堂上祇候，男女少長百餘人，卻無一些聲音。少頃，內監報知，大老爺已進太夫人寢室。素臣率田氏諸妾，進安樂窩來。水夫人起來不久，丫鬟僕婦搬進早飯，古心素臣隨著吃飯，田氏隨阮氏料理水夫人冠服。俟飯畢，盥漱過了伏侍插戴。

古心、素臣先出。諸子孫分班站立，素臣亦同古心立在上，吩咐內監傳聲進去，請太夫人。水夫人體素健康，不須扶掖，田氏同阮氏在旁隨行，璇姑等六人亦跟著出來。諸孫、諸曾孫，領班一人，上前請安。古心、素臣復正了坐，然後就拜位上立定。古心在左與阮氏一單，秋香退後，獨自一單，素臣、田氏右邊一單，璇姑、素娥、湘靈、天淵、紅豆接著一單，排立既定，一齊拜下。水夫人坐受四拜，立視禮畢，諸人分兩邊退開。諸子小排前，古心七子，素臣二十三子，共三十人，已成房者十六人各與孫媳同拜，分十六單，餘十四人作兩單。素臣八女，古心三女，出嫁者各隨婿行禮，餘八人並一單，共三十一單。拜過之後，又退立二旁。楹下曾孫一輩排上前去，古心孫十人、孫女四人，素臣孫二十二人、孫女七人，共分六單。拜完之後，璇姑等六人，服侍水夫人進去，古心、素臣東西面自相答拜，田氏，阮氏亦對拜。

六人出來，秋香拜古心大婦，璇姑拜素臣夫婦。素臣轉請古心、阮氏上面，令璇姑等五人叩拜，古心斷乎不肯，於是就東西面略分上下，平拜四拜。秋香亦請素臣上面，素臣不敢當，也是東西平拜。於是，文柔、文龍等一輩，順次排立，先拜古心、阮氏，次拜素臣、田氏。接著，文甲等一輩拜過，諸子孫口庶出者，又各拜生母、諸母。本家拜齊，全、遺珠率子、女、孫、孫女及出嫁三女外孫子女等，以次拜堂。

堂上禮畢，古心夫婦自進東宅去。全性、遺珠、東方鵠、鴻姑等，復隨素臣、田氏進安樂窩，叩拜水夫人。水夫人命素臣、遺珠坐在旁邊，餘人散去。水夫人熟視素臣，忽然眼中流淚，簌簌不已，素臣被水夫人一激，也覺心裡好不自在，一陣酸痛，眼眶中滾下淚珠，急如雨點。遺珠詫異起來，趕緊掏出袖中絹帕，替水夫人指幹道：「今日子孫慶祝之期，母親為何這等感傷起來？」水夫人道：「你且坐下。我非值喜慶之辰，故為不祥之態。今早子孫行禮，你看這補袞堂是七間九架，這樣大廳堂，氈單拜位排得如

此，子孫之盛，可謂極矣！」遺珠道：「方才二哥受拜時，我暗暗點數。連大哥那邊在內，男女卻滿百丁，二哥五十已是如此，若是七十、八十，雖欲千丁，也不難致，古今盛推漢之鄧禹，唐之郭泌陽，二哥子孫，尚不數外孫在內，已足埒之，此曠古未有，當代所希也！」

水夫人道：「我正為此。玉佳擁一妻五妾，子孫之多，本非異事，然未始終不因善氣所致。數年以來，家中添丁更盛於前，此除滅佛、老效驗也。佛、老棄蔑人倫，戕害天理，率人入獸，生機久絕於天下；一旦除之，使天理人倫復明於世，不特中國大害已祛，且驅除及於域外。興養立教，為萬世立其大防，此何等功德，而玉佳竟身親致之耶？向使皇上見志不定，見幾不決，同列擠排，奸人撓阻，玉佳身敗名裂久矣！即使得行其志，不過方隅之地，稍挽積習，能躋一世於隆平，復三五之事業哉？夫人心自具向善之機，天道不爽福善之報。佛、老窒人心之善機，世之為善者日少，故福德備至之躬，古今約略可數；今人心日趨於善，玉佳首創辟除，自居首功，天之報之，寧不甚厚？然玉桂何人，而當古今第一重任，膺古今無雙福報哉？日中則昃，月盈則食，剝復否泰，循環迭生，治亂興衰，與時遞嬗，此又理之常者也。向使復而不剝，泰而不否，三五治世，何以不到今日耶？氣數之變，雖豪傑不能挽回；而委心任運之見，賢者勿為。是以易之泰卦，聖人三致意焉。泰否相反，猶剝復相乘，易於乾坤二卦，明陰陽之體，九六之用，君子小人之道，而不次屯蒙。屯蒙皆險象也，君子當之以艱貞，雖氣運之否泰，人事之剝復，終不能免；而艱貞之志，不以時地而易，故有保泰持盈之道焉。未泰之前，屯之經綸，蒙之果育，君子艱貞以致之；既泰以後，若需於之酒食，益龜勿違之象，皆所以警君子也。鼎曰覆餗，恒曰承羞，即泰上六城復於隍之義；君子艱貞以致之，然後常保其泰。故先儒謂致泰在為，保泰在守。其實致泰保泰，皆當以守為重。為君子者，直無時無處而可以不艱貞者也！象辭曰：『後以財成天地之道，輔相天地之宜，似乎就事功上做去，不知何以得其道？何以得其宜？非持以艱貞之志，而有喜功見利之心，則利害相循，得失參半，便不能致泰。故二句兼為守而言。守時固守，為時亦有守；致學以此，保泰亦以此也！孟子《不違農時》二節，正輔相財成之實事。看去自是尋常，而當日世主，往往難行，誠以無艱貞之志耳！艱貞二字，有體有用，體生生不息之理，而以至誠無息持之，此艱貞之體也；力持正道，勿惑邪言，用賢遠佞，無戕賊吾心之人，自無戕賊生理之事，此艱貞之用也。天地之大，德曰『生』。君相者，以天心為心者也，故財成者曰天地之道，輔相者曰天地之宜，凡以生民為本也。佛、老欲天地間不生不滅，是絕天地之生氣，而使宇宙空無一物，然後完其所願。極不思己亦天地之一物也，既有一己，即不能無物，所以邪說橫行，歷世數千年，而其所謂宏願大力者，亦無見效之日。而天之深惡痛絕，而仍聽其並生並育於其間者，亦好生之旨則然，故至於今日，而設無聖君賢相毅然除之，則生生之機，亦不終絕。然至於今日，而幸有係君賢相毅然除之，則生生之化，愈益無窮。王道之始，使人養生喪死無憾；仁政之始，必鰥寡孤獨先施。蓋天地能生人，天地不能養人，人受天而生，人尤待而養。輔相財成，責在君相。今時雖無滅倫理之人，窒天地大生之機，然生理日盛，養生之道，或將因之日細，玉佳以創除佛、老，感大地之生機，而子孫眾多；天下免於佛、老之害得天地之生氣，而孽息必蕃。數傳以後，天下畢患不足，奈何？及此民康物阜，朝野相安，正宜振作精神，為天下民生，籌萬世利賴。三公變陰陽。所謂變理者，自有實在作用，非虛空模擬之詞也。玉佳學問，自不至有志得意滿之慮，但恐禮艱貞之日為恬嬉之日，則雖異端絕滅，將來天下事，正未可知耳，我故見子孫之盛而仍然有所感也。」

素臣悚聽良久，淚不能止。因跪在水夫人前捧足而慟。遺珠亦覺惻然，水夫人道：「玉佳但念『滿而不溢，高而不危』數語，則保泰持盈之道得矣！」素臣受教而出。

次日，合府下人，三營將領，分班叩祝、內邊賽奴領著兩個媳婦，同春燕、秋鴻等拜過水夫人，再請素臣進來行禮。賽奴喜得眉花眼笑，忽然想著文容在日恩情，及雲氏待己那種婉媚柔順，不覺感傷起來，立著出神，柏氏見了，過來拉他，方同眾人散出。

壽辰已過，素日遵水夫人之教，每日黎明入閣辦事，見各省奏報善舉情形，悉心批答，有章程未合宜者，與督撫學道函商。翰林點放巡按者，陛辭之後，必延入閣內親授機宜，往往午後方得回第。文龍、文麟、文謹、文誼，輪著值宿，把除滅善後各事，辦得利無不興，弊無不革。歸儒書院已屆六年，張繼孝將院中生徒教習有成者，冊送禮部考試，奉旨，分入順天府屬各籍，一體應試，九月間，學道開考把冊內四十名生徒，取了三十名入學。繼孝大喜，院內諸生徒巴得進身有路，益自濯磨。首善書院所收幼童，應試獲售者亦有六人。挑選入國子監者兩處各十名，天子因定於七月二日上丁，行臨雍釋奠之禮。特旨拜素臣為三老，劉健為五更祭酒等官，恭查會典，仿照宣德年間原故事，預備一切。禮部堂官亦督同四司郎中、員外、主事，演習禮儀。素臣以齒德未尊，不可以一二正，再三為辭天子不允。冬間，素臣又添四孫，一孫女，古心添得二孫，秋香又生一子。

次年正月，古心第四子完婚，三主生子，取名粗。天子以皇妃之故，洗朝賞賜翁，命與長主生剗郎時一式。素臣於元旦朝賀之後，京朝百官陸續到府拜年，內推劉、謝、洪、李、負圖、三原、戴珊、劉大夏、金品、匡中、餘玉冰、袁靜諸人，素臣親出相見，躬自答拜，餘則龍節等分投應酬。

這日在朝面奏天子，將天下的田賦，照原額徵三分之一，差謠亦改輕幾成，州縣供級上司過境夫馬舟車，永除當差名目。民間食物，革去官價，督撫以下歲俸按品加給，經收錢糧，除去一切陋規公費。民間詞訟，責成保正勸息；不肯息者先赴鄉約聽理，如兩造執意構論，然後由鄉約牒送地方官。州縣考成催科之外，更設比較刑案之格，年終由司綜核，任內滿徒以上罪犯以五起為率，不及者注上考，過者為下；廣鄉科取士之制，以定選舉。分賢良方正、孝弟力田為兩科，每三年准選舉一次，由撫按會奏，送部考驗。取錄者選主優賞，冒濫著科罪。又州縣教佐等官，歷俸未滿不准遷調，俸滿候升者加祿，生員吏典開納事例，永遠停止。素臣奏畢，天子顧翰林官一一記注，交閣部速議施行。劉、謝諸人退朝，當日會議，部臣亦各允恰，次第咨行各省。民間樂逢寬政，感頌聖明，歌謠之聲，播於道路。

二月初旬，天子視學，素臣、劉健之外又點派朝臣年六十以上者十六人為國老；國子監生及書院中六十以上者四人，又行順天府尹選耆民七十以上者五十人，以四人領班，為庶老。是日，從禁城內起，至國子監大門，陳設鹵簿鑾輅，儀仗輝煌相屬，京城內外老幼男婦，觀者塞途。素臣與劉健黎明進監，祭酒、司業以下各官恭迎於門外。禮部、太常寺、光祿寺、太僕寺、鴻臚寺、尚寶寺、苑馬寺、順天府尹、府丞、宗人府、五軍府、錦衣衛、各衙門有執事者，陸續都到。至聖廟內前後兩廡，陳設禮樂器、祭品及講堂御座。百官仿次，均係隔夜整備，官員各往探視。

少頃，國老、庶民亦俱齊集，以率性修道等堂為上庠，禮部司官，分送眾老進去暫憩。最後京營兩總兵率領將士排隊而來，止於轅外。大興、宛平知縣亦在牌樓外彈壓。甫交辰牌，先有一班校尉飛馳而至，諸官起身，肅侯台上。旋見內監數十人乘馬繼到，諸官降價，趨至門外，排班侍立。素臣、劉健當先，遙見黃蓋，俱各俯伏。

天子在輿中一眼看清，當先者就是三老、五更，遂命停輿，步行到門，一手挽起素臣。懷恩在旁，忙將劉健也拉起來。二臣汗流夾背，不敢仰視，跟著皇上進門，餘人俟駕過，亦均立起隨行。皇上先入正心堂坐定，素臣、劉健左右侍坐，諸臣散立階下。禮部官趨進啟奏：「昨晚有外國國王使臣等到部，懇請隨同觀禮，臣等許其面奏，現在養蒙官墊候旨。」天子將呈上名單細看，有朝鮮國王李懌，使臣閔鐸、趙方經；扶餘國王張士棟，使巨石樑；蒙古庫車親王巴不沙思爾台吉薩楞額；和闐國王英色列，牧長札索多爾布；印度廊爾喀王達倫、黑婁國王沙哈魯、韃靼國王沙特迷爾、天方國王麻勒德，四國各帶使臣一員共十七位。因問素臣道：「這些國王去中華皆在二萬里內外，朝鮮、扶餘算是最近，朝貢常通。恰難得值此盛會，朕意欲許他進來，派禮部員外、主事各一人，領著觀看，素臣以為如何？」素臣道：「廊爾喀、黑婁、天方向來未通中國，新修朝貢；幸祭今日，正宜使睹禮樂冠裳之盛，並知中國崇儒重道、尊師養老之意。」天子點頭，即向禮部官道：「領他觀瞻，並宜旨免其朝參。」禮部官領命而去。祭酒、司業進來，請天子更衣，詣大成殿行香。

天子起身，內侍過來整理冠服。仍出監門，由左前夾道步行，沿過宮牆外面，轉入禮門，循中階而上；素臣由左，劉健由右。各官無職事者，均在階下。天子就拜位而立，三老、五更兩旁各退後一尺。大門上應鼓鐃鐘，三次響動，堂上樂作，引贊官宣贊，

天子行三跪九叩禮，二臣隨同起伏。天子初獻，素臣亞獻，劉健終獻。禮畢，讀祝，天子暫退。堂上起歌，堂下起舞。昭平、宣平、治平、德平四章樂闋，又歌送神樂章，天於復拜跪，起立，焚祝帛，瘞毛血，光祿寺官撤俎，百官隨天子出殿，復進大門，諸生徒肅然階前，天子引素臣、劉健升明倫堂就坐。翰林宮呈上四書五經，天子敬謹翻閱，取大學、尚書，指出兩條，親為下說，素臣朗聲講解，次及劉健。眾生徒執經上前問難，素臣一指示。講畢，行大射禮。令百官中習射者二十人為一耦，諸生徒為一耦，天子、素臣、劉健三人為一耦，設奠次，飲次，射畢釋算，眾工作樂。

忽有鳳凰集於階下，兩隻在前，兩隻稍後。盤旋跳擲，與琴瑟簫管之聲，高下疾徐，無不中節。天子大喜，回視素臣，相對而笑。幾個護衛軍校，疾趨而入，與內侍耳語，少頃，懷恩近前奏知：「外儀衛中幾個馴象，及御馬監所畜之馬，聽見絲管之聲，亂竄亂舞起來，叱之不止。」天子道：「鳳儀獸舞，乃唐虞盛治所感；朕藐躬薄德，何堪上紹古帝？非素父及諸卿盡心輔朕，焉有今日耶？」素臣道：「陛下聖明之量，功德巍巍，臣等何補於萬一！然所以上繼唐、虞，成此郅治者，止在除滅佛、老一事，去萬世民生之害，完天地好生之心，善氣所感，休徵斯集耳。」君臣感歎一回。那四隻鳳凰衝然遐舉，漸入雲霄。

禮部官啟請天子行養老之禮，閣老、庶老分東西祗候殿下，天子降階而立。素臣、劉健就位於西隊之裡，東南面，諸國老群趨而左，天子面北面，行一跪三叩禮。素臣、劉健率諸老，齊跪匍伏，俟天子拜起，復將轉至中階下，北面謝恩，內侍宣免。然後禮部、光祿令官，送入率性堂就饗。素臣一席，面西南，劉健面東南，諸老分二席，東西相向。天子又行養庶老之禮，諸老亦就位西階之西，東南面，天子三揖，請老跪伏。復北面謝恩，內侍宣免。禮部、光祿寺官，送入各官學齋房就饗，共分十席，東西僉坐。

天子退至正心堂稍憩。國老、庶老饗畢謝恩，仍令內侍宣免。單召素臣、劉健進來，講論時許，然後發駕還宮。百官陸續辭歸。

外面國王、使臣，隨禮部二司員進來，固請相見。素臣、劉健接入正心堂內，又是一番起跪，眾人坐下。朝鮮使臣閔鐸道：「公相功德隆盛，古今無匹。方才使臣等陪伺觀禮，忽見鳳凰從天而下，又見象蹄馬足踴躍不止，竟與堂上眾樂聲應節合拍，此鳳儀獸舞之休，非常瑞應，聖明治化，足以上媲唐、虞，我等何幸逢此盛會乎？各國君臣返國之日，將今日之事宣示民間，普天率土之人，有一個不想念大皇帝、感激公相的嗎？那年大太師傳諭我國嚴絕僧道，加以景司業及公相族叔文老爺，學校條款頒到之後，二事並行，國中百姓棄邪皈正。連耕田都偷著夜裡功夫去讀起書來，鄉間小兒女，個個從書塾中出來，彬彬有禮，開口便講賢學問。五六年來，風俗竟變化完了。這不是公相的功德嗎？」

天方國主道：「咱們國內，自唐朝以來，止知有默哈麥之教，算是佛教以外別辟一途的。那年聞得五印度聖人之教來，咱就遣派兩個親信到印度訪問規模，始知原是中國雲南派上的官員，創辦一切，就要了些章程來。又由海道到粵東，購了兩大船書籍回國，開起學堂，教些生徒，聘了一位廣州府有名的老先生主持其事。不上一年，國中百姓覺得聖教上事真實、語語親切，一日不能離，終身不能盡。遂人人向著做去。國中荒地本多，平時蛇虎噬人，這二三年來，惡獸都不敢出，麒麟獅象之類倒常在田野中遇見，恰極馴擾，並無傷人之事。咱因此也同印度國王同來，並見天子威儀、公相功德，且請教些辦事之法，回去整頓整頓。得逢盛會，何幸如之？」

閔鐸道：「貴國僻在西方，化行俗美，已至如此，足見國王信從心切，公相事業施行域外，將來歐羅巴洲聞風響應，皆國主導其先路也！」眾國工、使臣都點頭稱善。

素臣謙讓至再，同劉健送出。復與祭酒等官作別，分道回府。龍、麟、鵬、鳳、犀、虎、鷹、鯉、豹亦先後歸。水夫人見素臣並無傲容，才放了心。

自是天下日就太平，民生樂利，滿朝文武，稟命素臣，天子言聽計從。素臣卻內不自安，惟有敬以持己，謙以接物，閒時聽著水夫人教訓，遇事小心，不敢有一毫意氣，以故天下無事，而素臣愈覺操勞。是月，河決張秋，天子命劉大夏督治之。素臣引咎自劾，天子溫諭慰辟。旋大夏疏導上流，河患遂已。素臣乃籌一勞永逸之法，條奏施行。

是年，素臣復生一女，名鱗。麟、鶴、鼈、犀各得一子。八年秋闈，古心四、五兩子，中了經魁。文柔、文謹各生一子。素裡又添三孫、二孫女。九年三月，會試出榜，古心兩子俱獲聯捷。四月殿試，一在二甲，戶部學習；一在三甲，掣得廠西知縣。

是年府中，古心添一孫、一孫女，素臣添一女四孫，文麟、文鸞生兩女。十年春間，古心五、六兩子完婚，素臣女燕姐為皇子妃。十一年，天子紀元開秩，特降覃恩。二月，文鶴、文犀各舉一子，文驥生女，名福。天子以明年九月夫人八十正壽，四公主與彪兒同年，均十七歲，欲於秋間遣嫁。

這日，素臣在閣，特召入殿，瑣問家事，因道：「曩年素父五十壽辰，聞子孫叩拜，除外孫男女不計外，合姪男女姪孫等，共是百丁。邇來府中歲有添丁之喜，素父親支共成多少？」素臣道：「那年尚並臣兄子孫計算，如今專就臣支而論，恰滿百丁之數。」天子道：「素父年才五十餘，子孫之盛，至於如此！目前府中有身者諒多，到明年太君八十，男丁可滿百人矣！朕意遣第四女完婚。彪郎同年尚有人，並素父長孫均於秋間完婚，則明年祝太君壽時，定滿百丁，且添雲孫一代，豈非快事？朕為素父壽之熟矣！」

素臣領命而出，歸告水夫人。諸夫人遂為彪、駿、旌、鯤、鼈、猊籌辦吉期衣飾。鳳姐、蛟吟亦為文甲、文由整備。天子擇吉七月初十日，遣嫁四主。於是水夫人亦定十三、十五、十七、十九、二十一等日，為五孫完婚：先差人渡海通知天生夫婦，然後楚府及長卿、玉麟兩家，以次送日；並選八月初一日，為文甲、文由雙娶馬赤瑛學生之女過門。兩月間，府中忙不開交。剛得清淨，搪著鄉試，文甲、文由同古心兩孫入場。發榜，文甲中了房魁，文由中在一百名，古心兩孫又俱報捷。秋冬之間，府中舉九丁，二主、三主及文謹之妻尚懷妊過年。

十二年正月，天子為水夫人八十壽辰，特旨：各國獻貢使臣留住京都，一體慶祝。並召文恩、錦囊、鬆紋各帶眷屬，回京都拜壽。二月會試，四人皆聯捷，殿試之後，天子親閱前列諸卷，見文甲三策最佳，書法亦工，欲為狀元。次日，已將臚唱，文龍聞知，忙進內閣，約同於喬懇奏。天子不得已，改置二甲，特授編修。文由亦得館職。文柔長子翰林，次子戶部觀政。

五月，二主、三主及東宅均各分娩，都是男丁。素臣見添丁甚旺，記得天子之言，暗數男丁，連東宅早逾百數，自己一支，止差四人。恰好諸媳內，尚有四人懷妊。因問田氏，始知均在六月，心中歡喜。果然各生一子，合成百丁之數。

到了七月初一日，天子特命懷恩宣旨府中道：「太君壽辰，太皇太后、皇后、皇妃均要親祝；到正誕之日，天子駕臨行辰。」素臣聞言惶恐，托懷恩代為奏辭，自己稟過水夫人，入朝懇奏。天子以反汗為嫌，執意不允，遂定於八月初一日到府，初二日皇后等降臨，避過正日，不拘祝壽儀節，只算賞玩浴日園，觀看四靈，以後便是皇太子等慶祝。

初一日辰刻，天子駕到，素臣率子孫跪接，古心一支亦隨班朝見。天子欲請水夫人出堂拜壽，古心、素臣泣求，天子始在中堂朝上行四拜禮，眾子孫跟著跪起。禮畢設饗，古心、素臣、文柔、文龍四席，北面敬陪。席散遊園，四靈都來朝見，那兩鳳更是依著御座，輾轉而舞。天子大加稱賞，因向素臣道：「朕在東宮之日，嘗隨太皇太后臨幸苑同，那時所畜珍禽異獸，不為不多，卻無如此馴擾，往往穿籠出柙，致驚朕躬。今御園中，四靈之外，尚多猛獸。竟無不聽人調弄，耦俱無猜。不意素父園中也是如此。豈物性改常歟？不過除滅佛、老，去天地間之殺機，生意彌綸，生氣洋溢，萬物各遂其性，處園囿無異林藪，故與人善氣相迎，機心悉化；而素父子孫之盛，猶其顯焉者也？」素臣謙謝，復陪天子周覽園中，直至日落，發駕回宮。

次日早晨，府中內眷自水夫人以下，均各梳洗，穿好朝服，祇堂候於補袞堂上。日色將午，太皇太后、皇后、皇妃鳳輦次第到門，各人跪接進來。后妃等就要行禮，水夫人辭不敢當。良久議定，太皇太后西向，水夫人東向，彼此平持四拜。皇后、皇妃與水夫人朝上並拜四拜。次及阮氏、田氏諸媳，諸孫媳、女、曾孫女，均以臣禮分班叩見。

禮畢，退至安樂窩設饗。大皇太后居中，正席；皇后東席，南向；皇妃西席，稍東向；水夫人朝上，主席；阮氏、田氏分坐兩

旁，退後一尺；璇姑等五人，僉坐田氏之旁，四公主僉坐阮氏之旁。席間，各敘家常，開懷暢飲。說起四靈，水夫人歸美太皇太后輔天育聖功德，太皇太后推尊水夫人，各相謙讓。

丫鬟僕婦稟知，圍碟已設園中。水夫人請后妃等遊園賞玩。各坐軟轎到萬花樓就席。天氣晴和，餘暑盡退，園中萬鳥翔集，音韻鏗鏘，笙簧鐘磬之聲，相間而作，宛如韶、濩之樂，龍麟率百獸而舞，池內龜鼉諸物，均昂首喙喋。坐至時許，鳳凰直進亭中，望后妃坐處而立，張翎擺尾，劈出彩毛，宛然孔雀錦屏，不過稍為小些。那些和鳴之鳥，也跟過來，一陣繁音，辨不清幾種啼聲。

水夫人請后妃下階散步，眾鳥隨人而起，愈集愈多，細觀柳陰上下，飛鳴跳躍，絡繹縱橫，太皇太后都喜到盡情。回至萬花樓，令宮女彩毬子桂花，合簪鳳冠之上。喜笑入席，猜謎行令，盡歡方散。出至補袞堂，忽見神芝，重複留步聚觀，贊不容口。太皇太后道：「老身自入宮後，欣賞之樂，無逾今日者矣！」水夫人等送駕後，回至補袞堂，見御題匾額，是《德配坤元》四字；屏門堂柱，各掛一副對聯，是：

膝饒孫曾，具百官之富，積厚流光，四世一堂歌八軼；

心通洙泗，積千聖之傳，誠中形外，九州萬戶祝三多。

至耄而手不釋詩書，式谷胎孫，聲教訖乎東西南北，聿創一朝之大業；

垂危而心獨憂老佛，遣言誡子，驅除遍乎侯甸要荒，永開萬世之太年。

水夫人看完，神色變異。再看到對旁小款，是「弘治十二年己未仲秋，恭祝鎮國衛聖慈壽宣成文水太君八秩大壽，皇帝祐樞熏沐拜手謹題並書」，不覺汗流浹背，渾身戰粟，頭暈目眩，望後欲倒。正是：

德當盛處心逾畏，寵到深時受愈驚。

總評：

素臣先得之五子，已俱出筆表之，而婿尚無聞，於東方鵠發之舉一例以其餘也。有志竟成，較龍、麟等科名，有過之無不及者，孰謂科甲之林，非一木可較長絜短哉？

素臣壽日，諸子孫行禮，為水夫人八十大慶作一小引，而母子俱流淚不已，使蹊徑一開，即《檀弓》之善頌善禱！

致泰在為，保泰在守，此經生常論，言《易》者皆宗之。水夫人獨雲：「裁成輔相，致泰以此，保泰亦以此。」且云：「守之力多，為之功缺，即無以來泰。而城復於隍之象，踵至立見。」是何等見識！當採入注疏，以補程、朱所未備。

以孟子「不違農時」兩節，為裁成輔相之實政；以至誠無息，立堅貞之體；以遠佞人，致艱貞之用；而嚴絕需於酒食，益黽勿違諸象，占以謹守「艱貞」二字，而總完一保泰之道。疏泰到者，從未有如此卓識，如此通論。緣理學、經濟具足於中，故左右逢源，頭頭是道也。真不虛女聖人之目！

臨雍一段，全抄《漢書》。不知何以讀《漢書》輒廢然欲睡，讀此書即超然神往也。當子范史中刪劫、歸還此書，勿任齷齪之桓榮誇諸生以稽古之力！

由臨雍而作樂，其原卻從改定政令、減輕賦役一段醞釀出來，至樂成而鳳儀獸舞。上紹、大韶，只就國王、使臣點染，便覺神妙無窮。顧虎頭於頰上添寫三毫，即是此法！

瑣敘素臣生子添孫、中科登甲，皆為辟除佛老襯染，故於天子慶壽時，以去殺機一語點之。點雖止半，全者可知，非徒為文氏譜子孫科名也。

天方在西域回部，波斯愛烏罕之西，為亞細亞之西邊盡海處。素臣正壽，已與慶文，則印度、西藏一帶之崇尚聖教，更不等言。文於前回文麟西征，獨略印度，而於此回天方國主口中發明其事，不待補敘而已無不補敘，此乃避實就虛之法。

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」一段，實實指出佛老之罪，實實指出天地之心。天地以並生並育為量，故雖深惡痛絕，亦如鼻鳥窺獸，任其食父食母，而未加以雷霆之誅，豈佛老之願力足以與天地相抗乎？讀之如撥雲霧見青天，一切塵垢秕糠之見，都消化淨盡！

喜之至、幸之甚兩層，是常理常事，即至情至理。此大順之徵所由，駕舜、禹、湯、文而上也。今時佛老之說，至深且久矣，苟有聖君賢相慨然起而除滅之，其得福必如書所云雲，可以操券而致。或謂佛老之中於人心者，既深且久，滅之非易，此書亦徒托空言耳。餘謂既有此書，即有除滅之法；既有此法，即有除滅之時。蓋自此書出，而佛老之教如厝火積薪，涉淵履冰，刻刻皆焚溺之時矣，能保其終於不滅哉？